

八仙全傳

(下)



【清】无垢道人 撰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八

仙

全

傳

(下)

古
說
水
鏡

【清】无垢道人撰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仙全传 / (清) 无垢道人撰.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3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ISBN 978-7-5075-4876-1

I. ①八… II. ①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34411号

八仙全传

撰 者: (清) 无垢道人

责任编辑: 刘超平

特约编辑: 金潜之

装帧设计: 格林文化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hs.com.cn>

投稿邮箱: hwch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222

发行部 010-58336270 010-5624915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6

字 数: 596千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876-1

定 价: 106.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五十二回
论电力万方如一面 传玄经诸弟各殊缘····· 359
- 第五十三回
费长房因愤开杀戒 二郎神下世做凶横····· 366
- 第五十四回
费长房奉命治鬼 玄珠子受任防蛟····· 373
- 第五十五回
防后患收聚浙江潮 悟前生勘透人世梦····· 380
- 第五十六回
王小妹劝夫修道 胡舅爷助姊为奸····· 387
- 第五十七回
遭家难椿萱征乐土 惑名利夫婿恋红尘····· 394
- 第五十八回
下狠心狠妇施辣手 动义愤义仆抱不平····· 402
- 第五十九回
为谋财先须害命 因救主反被恶名····· 408
- 第六十回
雷电逞威诛恶奴 神仙施法救高徒····· 415
- 第六十一回
李铁拐访晤玄珠子 王月英试察蓝采和····· 422

第六十二回		
一蟒攀两山劈山成路 孤身访大道为道舍生·····	429	
第六十三回		
土地庙畅谈玄理 温柔乡引诱道童·····	435	
第六十四回		
王月英计探藁砧 东方朔智窃蟠桃·····	442	
第六十五回		
岁星弄狡请君入瓮 守吏夸口不打自招·····	449	
第六十六回		
圣母回山明冤案 鬼吏徇情借贞魂·····	457	
第六十七回		
张幕借魂妖物欺主 救徒助法神仙下凡·····	465	
第六十八回		
受官法了结偷桃案 炼秽镜打破遮眼球·····	472	
第六十九回		
拐仙首创归尸 淑女误嫁蛟精·····	480	
第七十回		
显原形吓煞泰水 得梦兆打破疑云·····	487	
第七十一回		
吐真情妖人诱贤妇 传邪术平地起风云·····	494	
第七十二回		
正道破邪神诸仙施法 一桶盛半海蛟妻复仇·····	502	
第七十三回		
婆心劝化顽妇 一口吸尽海洋·····	510	
第七十四回		
何女执迷受镇压 张仙恻隐赐水光·····	517	
第七十五回		
大井巷仙人留古迹 白云山鬼吏访名师·····	524	

第七十六回	蓝采和长歌讽俗客 费长房短见入歧途·····	530
第七十七回	求仙人反上仙人当 制鬼物竟被鬼物迷·····	539
第七十八回	重九登高狗眼避疫 鬼王入坑进士受欺·····	546
第七十九回	鬼迷张天师手印失效 喝醒鬼打墙遗矢有灵·····	553
第八十回	发预言张天师被废 践前约吕纯阳诞生·····	560
第八十一回	吕祖高论惊老父 钟仙吟句傲贤徒·····	566
第八十二回	作棒喝点醒迷境 发伟论倾倒真仙·····	574
第八十三回	桃花山犬崇王小姊 夏口镇狗咬吕洞宾·····	581
第八十四回	受友托嫦娥传青鸟 奉帝命星主殖月球·····	588
第八十五回	责亲妹二郎动怒 还情债圣母遭灾·····	596
第八十六回	救圣母借用琉璃屋 送婴孩特制宝莲灯·····	604
第八十七回	以私济公月老作和事老 助正破邪二郎收哮天犬·····	611
第八十八回	迷途忽闻奸杀案 深宵瞥见鬼魂来·····	618
第八十九回	下庐山治奸夫淫妇 入幽谷得福地洞天·····	626

第九十回	后果前因白蛇初报放生德 落花流水神仙还有未了缘·····	635
第九十一回	脱灾殃鸣鹤峰头见师父 求神剑天平山下访狐仙·····	643
第九十二回	傲淫凶倭邦传灾震 造劫数老郎隐梨园·····	651
第九十三回	叶法善虔谒张果老 吕纯阳三试白牡丹·····	659
第九十四回	倒骑驴背果老显灵应 追偿俗债吕祖度情人·····	667
第九十五回	攻异端文公黜道教 降霖雨湘子显神通·····	674
第九十六回	造酒借花两试仙法 蓝关秦岭九度文公·····	683
第九十七回	翻跟头荡秋千只在铜钱一眼 劈泰山救慈母了结尘世孽缘·····	690
第九十八回	白蛇历劫成正果 孝子割臂遇神仙·····	698
第九十九回	轧神仙陆稿荐留姑苏佳话 度癫狗望仙桥为西子增光·····	705
第一百回	八仙过海海面起战祸 二龙归天天府庆升平·····	713

论电力万方如一面 传玄经诸弟各殊缘

却说太华山上紫霞洞内，众仙正在谈论秦始皇如何致死的问题，忽然飞飞进来，禀称泰山杨师兄到了。铁拐先生笑道：“我算他这个时候也该到了，可着他进来。”飞飞便偕颠颠出去。一回儿把杨仁带了进来，向铁拐先生拜了八拜，先生便着和各位师兄师叔们见过，命在飞飞等二人上首坐下。铁拐先生笑对何仙姑说：“你先时尽催我去救那清虚观的刘法师，后来怎又不说起了？”何仙姑笑而答道：“先时原很替他发急，后来见师兄做事，处处顾得非常周到，凡是应救之人，没有漏过一个；凡是应为之事，又不曾少做一件。那法师是屡经妹子奉告，偏偏置之不理，因想师兄做事，不得有错，想来这人一定是有取死之道，无可救之理，所以不得承师兄的恩泽。妹子自思学识有限，功行毫无，凡事总该随师兄进退，自然可以少点过失。师兄所不愿救、不去救之人，我又怎敢多事；既不敢多事，也何必再向师兄饶舌哩。”

铁拐先生听了，不觉呵呵大笑，因指着杨仁说道：“你们认清楚了，这位便是被赵高擒去的刘法师哪。那是我乘着秦皇招致方士的机会，派他入京应聘，承他派在清虚观内做个法师。我吩咐他的职务，

便是等他恶贯满盈之时，赶紧将他刺死。因为近百年来，人民天天受兵革之苦、暴敛之祸，满望统一之后，有了真命帝皇，便不想恢复文武成康的故业，总不得再如春秋战国两个时代，那种兵连祸结、人不聊生的情形。那知秦皇即位以来，自恃天命有在，残暴凶横，草菅人命，比七国时候更甚。果然这都是劫数所定，非关秦皇一人之事。即如秦皇本人，也是应劫而生的一个魔君。照例这等人也是先已犯了天条，贬谪凡世，当以尘世之刑，代替天庭之罚。君民两方，都为劫数所支配，不由本身作主。但是帝王称为天子，也称民之父母。为父母者，果能修明政治，也可仰邀天庥。再能存成汤七事自责之心，抱武王罪在一身之念，更未尝不可以挽回气运，转大劫为祯祥，须知这都是帝王应有的责任。明知已经不可，何况变本加厉，专做害民之事，做百姓的又何贵有这等帝王呢。到如今长城戍卒已推定魁首，斩木为竿，纷纷起义，真命皇帝也已出世，此时万万不容嬴政偷息人间。原因这人仁德不施，而威震寰宇。有他在位一天，义兵就多受一天挫折，还不如乘时了结了他，岂不更便利些。这等事情，有关全国人民的存亡安乐，事体太大，天机不可预泄。所以师妹屡问，而屡不相复者，正为此也。”

众人听了，无不嗟咤太息。正言间，忽听得半空中“砉然”一声，接着山中树木萧然作响，枝头鸣鸟，都作惊惶之声，纷纷飞去。铁拐先生笑对张果说：“你师父派他老友送信给你，你可出去瞧瞧。”张果不解其故，姑且出洞一瞧，只见洞口大枫树劈断一枝，有信一缄，斜挂在枝上。张果慌忙上前，取将来一瞧，果是文美真人寄给他的法旨。张果叩了个头，攥在手中，走入洞内，呈与铁拐先生，口中笑问：“这不就是用的剑光么。”铁拐先生把那信交还他，命他自行开拆，一面笑道：“剑光可以寄书于数万里之外，不消片刻工夫。若能借用电量，虽极东极西，还能通达言语，并可在一边写好了字，转眼之间，就映现在对面，可比剑光寄书，又利便得多了。”众人听了，

无不骇然。

张果受书参启，原来文美真人因张果功行太浅，着他至武当山潜修。路过芒碭山中，有人醉中行路，为一大白蛇挡道，此人即真命天子。白蛇乃已死秦皇嬴政，怨气不散，知道此人将代他而兴，即附于蛇身，欲于狭路中害他性命。汝可隐匿山中，见有大灯一对出现山麓，即是白蛇出来。速助真主诛之，此一大功行，不可忽视等语。铁拐先生即令张果速速动身。去后，又命杨仁也回泰山去。方笑对钟离权道：“我想偕同何师妹周行天下，顺便还去度化范杞良夫妻的后身，阿权该受我的玄经，可在此和飞、颠二人好好用功。二十年后，你师父必然来考验你的功课，要是没甚进步，不但你师父要弃你如遗履，我也不敢再来指教你了。”

钟离权再拜应诺。铁拐先生即把所得的玄经三卷付他，令他好好保守，如有遗失，罪当雷轰。钟离权叩头拜受。飞、颠二人和费长房立在一边，见铁拐先生把玄经独传钟离，面上显有不快之色。铁拐先生大笑，即命钟离权把玄经取出，供在当中石案上。又命四人一同向上叩拜已毕，然后随意翻出一页，却命费长房为头，先去瞧了一遍，原来是一页只字毫无的白纸。又翻几页，也是如此。随后飞、颠二人也都上去，一一翻过，所见也是白纸。铁拐先生问他们瞧见什么没有，三人只得据实说了。铁拐先生再命钟离权上去翻读，钟离权便瞧见都是很清显端整的大字，因即朗朗高诵了一遍。铁拐先生叹道：“仙缘有定，成就各殊，我岂有所偏怙，总是你们缘法不同罢了。要是不然，为什么阿权看得明明白白，是一部玄经，你们三人偏都一字不见呢。”三人到此，方才没有话说，而一种不平之气，还不免稍形于色。

铁拐先生因说：“你们虽没阿权那么的缘法，但也不是完全不准学习的，不过其中最高最深的几种，非至尔等苦修冥炼，真至可以挽回命运之时，休想领会得来。而且到了那时，还少不得我和阿权转相

指授。如要直读此经，还是万万办不到。这真所谓命有前定，物有主人，一点勉强不来的。至如我从前读此经时，你们都亲瞧亲见，正是一目十行，非常省力。如今轮到阿权用起功来，纵不能比我更快，也决不在我之下。等他读完之后，再选出可能传授的，除了我已经教给你们之外，大约尚有数十余种。在我们是不费心机的，在你们虽晨夕攻苦，至少也得二三十年才能稍有头绪。至于寻常之人，竟有苦教三十年，不得最浅玄法的。比到你们，又不可同日语了。从前我用功时，不是也被妖劫去，后来带了你们同去夺回，这事你们总该记得。其实他便得了此书，又有什么用处，还不过一本白纸罢了。不过彼时我却不知此理，深怕内藏秘法被妖人偷学一二条去，即使书可得回，而为祸已经不浅，因此把我急成那么样子，回想起来，深觉好笑。现在，这山中所有妖精鬼怪，有的被我驱逐，有的被飞飞等诛杀，差不多可以算得肃清。但你们也不能十分托大，宁可小心一点。因为此经乃天地间的秘籍，系八景宫至宝。当年我读完此经，缴呈祖师，祖师就算定钟离权可以接传此经，因此仍旧交我收藏。说道：‘如遇大仙缘、大宿慧，能够读得此经的，即可传授于他。’如今恰恰得了钟离权，这人虽不是我的弟子，却与我是同门，伦理关系还在师徒之上，他又真能读得，可见确是祖师所说之人。我将此经传授于他，一则遵祖师之命，二则可以造就他的仙才，三则我也从此可以释去仔肩，一举三得，真是再相宜也没有了。在阿权得此异书，可算稀有的际遇、绝大的福命，然而也要顶着这一付重担子，万万不得疏虞。还有一层，此书也只能尽这三五年中完全读毕，以后再加数十年习演之功，一面再辅之以功行德业，如此捷进，不上千年，已是大罗天仙资格，若论本领，就是天仙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了。”

钟离权听了非常欢喜，又向空叩谢祖师；飞飞、颠颠和长房也跟着叩拜。因是铁拐先生钟离权，都允把书中可传者间接传授一些，论理也该行此一礼。只有费长房拜罢起来，忽见铁拐先生向他微笑，长

房不解其意，忙问：“师尊为甚笑弟子，莫非弟子有甚失仪，或有什么不妥之事么？”铁拐先生笑道：“你虽是我的弟子，实在根基不深，仙缘两字比飞飞等更不如，我想你离家已久，也该回去瞧瞧家人。”长房大惊道：“师父怎么今天说起这话来，弟子若无仙缘，怎么遇到师尊；若是道心不坚，师尊也不会将我带在身边。这一向的时间，弟子自问也还没曾做坏什么事情，为什么师尊忽然要撵弟子回去呢？”铁拐先生笑道：“命你回去，也不是一定撵你出门墙之外。师徒之名分早定，便不能修仙，这名分也不能废弃。我的意思不过看你将来成就太薄，至多只能成个地仙，也还要你自己十倍用功，才能如愿以偿。你出家之时，一家老小都非常悲痛，十分忧急，你也正该回去安慰他们一下才是正理呀。”长房听了，不觉下泪道：“原来师尊还是哄我玩儿罢了，倒把我瞎欢喜了一场。但弟子出家之时，承师尊法力，家中人都疑我死在外面。现在山中虽只几天，只怕家中人老的死，少的大，早就变成另一局面，弟子就回去，也太没意思。无论如何，还是请师父始终玉成，带在身边，如有福命，就成个地仙，也是弟子所心甘情愿，决没异言累师父烦恼的。”铁拐先生笑而颌之。当夜师徒三人别了飞飞等，离开华山，仍旧取道咸阳，预备往江南，去找那蓝采和夫妻。

此时京中被项羽兵入关烧毁残杀，弄得许多民房尽成瓦砾之场。秦始皇费尽心机，拿多少人民膏血换来的离宫别殿、甬道园林，也已大半变成焦土。铁拐先生等一面闲走，一面感伤太息，随便谈些前事。只有长房一人，却在默念自己的居室，不晓得可曾烧毁；一家老小，不知都到那儿去了。想至伤心，禁不住潸然泪下。因恐铁拐先生察见，暗暗留心他的神色，见他一点没有注意的样子，尽和仙姑说着闲话，心中一块石头方才摆定。忽见铁拐先生举手指道：“长房，那不是从前的清虚观么？难得这所宅院倒一点没有损坏，这也许是杨仁设法保全的也未可知。我们既已到此，就到里面去瞧瞧，如可安身，

就在那里暂住，却也未为不可。”仙姑、长房都说很好。三人到了观中，只见房子虽尚完好，却一个人也不见，就是应用器具之类，也都不知那里去了。

铁拐先生叹道：“桑田沧海，变化极多。此地原是极喧闹繁华的所在，曾几何时，弄得如此荒凉。因念人生在世，骨肉之躯，比那木石水田，更容易坏到千百倍。越是名利心重的人，也越死得快，想起来正是可怕可叹。”说时，向长房略略注目。长房笑道：“师尊莫非疑弟子还有名利之心么？”铁拐先生笑道：“倒不专为你一人而发，你能知道了，这就好了。”因又说：“你家在咫尺，既已到此，回去瞧瞧，当是应分之事。修道不外人情，仙道也最重有情。贪恋世情，固不可；若对于至亲长幼、骨肉伦常之间，漠然无所动于衷，好如完全没有关系一般，那也不是修道人的本分啊。”长房回说：“弟子自随师尊往来各地，早把世情看得淡而又淡，就是家人父子之间，总还未能释然于怀。自恨识浅学疏，不能悟澈真理，妄自恋爱家庭，即与道心相背。所以蕴蓄五衷，不但不敢陈于师尊之前，有时意念方殷，每用强制法儿把这些念头撇开。今闻明训，始知凡在情理之中者，仍和凡人一般，不必强为做作，转失人的本真。师尊，可是么？”

铁拐先生摇头道：“此言又是些似是而非。不忘骨肉，不弃伦常，乃是做人的道理。从前祖师拔宅飞升，是为了什么？就是我本人于得道之后，也曾奉祖师的法旨，度脱父母，这又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还不是一个情字。可见情之一字，不但凡人不能打破，仙人更不能打破。不过仙人之情，要先从无情中修成；可以用情的机缘，惟其先时无情，乃能显他真情于日后。若也如凡人这样，一天到晚不离夫妻父子，时时厮守，刻刻相亲，那还有什么时间和心力来作他修道工夫呢。你才说自离家室，时时深念及家中人口那等思想，即是恨不能和骨肉亲人时时见面，寸步不离。但以强制之力使他不迷，这在初学之人，原必经过这个阶段。如谓修道之人，可以如此不背修道的本理，

甚至说到不如此便非修道人所宜，那就大误大谬了。总之修道既成，道心纯一，俗魔外道，不能破坏。尽你心所欲为，出入进退，无不如意，也无不合度，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者，其理可以路通也。若如你们现时情形，道心虽坚，而道体未固，道力更非常薄弱。自谓极有把持，却禁不起外魔的缠绕勾引，一经牵动，前功尽弃。正该时时留心，刻刻在念，将你所谓强制之功扩充起来，至于百事百心，归到惟一惟情，不用留心，不消顾虑，而自无心念之可言，方才可以语于大道，方才是大道入门的第一步功夫。现在如你等程度，正在可进可退、能出能入的时候，纵不能完全绝凡念，屏俗虑，也断断不许和凡人一般，时刻存着此种思想。最好要由强制而入于自然，能够先做到不动心的地位，即有杂念，也便视同浮云的过眼，完全不为所拘束。如此久而久之，自然能至惟一惟精的地步。我今教你回去一瞧，须知不是要你不弃俗虑，不损凡念，乃是命你精一其心，勿为物诱，以我之静，应人之动；以我之无，对人之有，以此心意毋忘伦常，此乃纯和中正之道。和你所说之理，似同而异，相去极微，是万万不可不认清楚的。”长房受教，又愧又感，自觉心地光明了许多。

当晚别了铁拐先生，自去找他的家人。走出观外，问了一声，知道自己村庄并没受着兵火之灾，心中很是安慰，于是紧紧趲行。到了自己村口，忽见一个女人被几个无赖拉拉扯扯的，口中说出许多不干净的话。那女子只是哭叫救命，还说我家中犯法，也须到官理论，不能受你们如此凌辱。长房一听说话声音，好似自家妻子。定睛一瞧，可不是，一点不错的，正是妻子白氏。刚见一个无赖在妻子面上拧了一下，笑道：“你丈夫早已逃去，你家又犯了大罪，你要是在行的，快跟了我们去，包你有吃有穿，一辈子不受人家的亏。”白氏便破口大骂起来。无赖们也怒道：“我们把他拉去，大家快活一宵，明天再送官去。”于是胡哨一声，拥着那白氏如飞而去。长房一见这副情形，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更不思索，拔步便追。

未知能否追到，却看下回分解。

费长房因愤开杀戒 二郎神下世傲凶横

却说费长房眼见自己妻子，被一班无赖如此挫辱，不觉愤火中烧，三尸神炸。又见无赖们将白氏拉了就走，白氏披散了头发，趺着双足，衣服也给扯碎得不成个模样，口中只高喊：“救命哪，强盗抢人哪，地方救命哪！”其声惨急，不忍入耳。长房再也忍耐不得，看看白氏已被他们拖有百把步远近，施出他缩地法儿，双足一蹬，早和他们相接。

众人见眼前平空来了这们一个男子，不由大家称奇道怪，疑神疑鬼起来。长房也不和他们多说，却忙着先问白氏娘子：“可还认得鄙人么？”白氏一见长房道妆打扮，神色反比昔时少壮，明明认得是自己丈夫，但是心中有了这层疑点，兼之隔别多年，遍寻无着，久已传闻丈夫死在外乡，今见他突如其来，无意相值，更觉天下无此巧事。再不然，或许是他客死他乡，鬼魂回来，知我有难，特地显形相救，所以先时并不见他躲在何处，转瞬之间，忽然立在面前。如此一想，更觉后说最为可靠。好在总是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便明知是鬼魂出现，却也不怕，便拉住长房道袍号天啣地的痛哭起来，说道：“你是早已死了的人哪，如今怎得来此，敢是知你妻子有难，特来显魂相救

么？”长房只说了句：“不得胡说，怎见得我是鬼魂。”

话未说完，那批人已一拥而上，问道：“你到底是人是鬼，还是什么妖精。算你是鬼，你妻子现犯了王法，我们正预备送去当官，你在阴界中，和我们阳界不通往来，劝你少管闲账为妙。要是不然，我们先将你捉送城隍庙去，交与城隍神爷先办你一个妄认民妻的大罪，看你可能作个平安之鬼。”长房本来怒极如雷，一听此言，更属恼恨之极，抽出佩剑向说话的人喝道：“该死的贼子，青天白日强劫有夫之妇，还敢把生人当作鬼魂，胡言乱讲，我就着你看看鬼魂的手段。”举剑一挥，这人的脑袋便轻轻掉下地来。惹得众无赖大喊道：“那里来的野道士，杀了人了！”一齐上前来捉长房。长房把白氏一推，用缩地法推出半里之外，自己却仗剑和众人搏战。

可想这批东西，平日只会恃众横行，鱼肉乡里，那里懂得拳剑功夫，况又手无寸铁，十几双赤手和长房对抗。长房正在十分恼怒，那里管得许多，举剑乱砍，一霎时杀翻了六七人，余下五人也都受伤逃走。长房大笑道：“畜奴，早知如此不耐战，何苦作那些恶事。”追上前喝一声止，五人十只脚，便如钉在地上一一般，一动也不得动。长房笑道：“你们这班光棍，留下性命，总是地方之害。不如多费我贫道一些气力，全批替我归阴，也好早早见到城隍神爷，着他派人来捉我去办罪。”说时，又举起剑，顺次儿一个个横砍将去，接连杀了两个。那些人脚虽钉住，心中还是清楚，口中也能说话，只得大声哀求：“上仙饶命，小人们再不敢为恶了。”长房笑道：“也晓得不敢为恶么？凭你一句空言，谁来信你。”于是又杀了一个，眼前便只剩两个了。那两人号泣道：“上仙慈悲为怀，济世为本，我们所犯的罪，至多不过抢劫民妇，无论如何，也还不致杀头的罪名。今上仙已将我们弟兄杀了许多，只剩我们两人，大仙便有万分的雷霆，也可减去一大半儿，就不容我们多活几天么。”说着便哀哀痛哭起来。

一听此言，蓦然记起铁拐先生的教训来，觉得这两人说得很对，

自己原做得太过分了。一时之怒，枉杀多命，真有似乎倚仗法力，欺害平民。况以宝剑对付赤手，不但不武，也属不仁。心中一悔，不觉把宝剑丢在地下，恨恨的说道：“多年功行，不及一时横暴，我真不解与你们有甚冤仇，害得我如此地步呢。”自己说了几句，见那两人还在哀求，不觉垂头丧气的说道：“我放你们去吧，你们也得好好的做人，千万不要再蹈覆辙，扰害闾里，那时我便不杀你们，王法和天道，不是一概可以幸免的。走吧，走吧。”二人得了命，叩了头，鼠窜而去。长房因一时之忿，杀了这许多人，心机一转，不觉由愤怒而变为悲悔，自怨自艾地怔了许多时。在地上拾起剑，无精打采向前走，去找他妻子。

忽听后面又有人大呼：“杀人的凶犯，走那里去。”长房大惊，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白衣道人，骑一匹白象，泼风也似的追上来。长房只道难逃此厄，正在灰心短气之时，索性放大了胆，准备拼去这条性命也罢。于是止步不前，等那道人来近，方举手为礼，问道：“道友何来，敢问贵乡法号？”那道人冷笑说：“你这蛮野的人，也还懂得礼数么。出家人慈悲为本，似你这等举动，休说报仇过分，违王法，犯天杀，种种不合之处。单说你倚仗些小道术，欺凌手无寸铁、不知道法的平民，这等可丑可耻之事，把我们道教中的脸子都丢完了。再说以法术对付常人，只能用以救人济世；若用于杀人，除非其人身犯大罪，王法未加，而后此尚有害地方之虞，既不可以理喻，只好暂破杀戒，为民除害。所杀亦以少为贵；多残物命，已伤天和，何况草菅人命，至十人之多，这是何等残暴之事。常人如此，已该杀有余辜；若以修道之人，利用道法如此残暴，正该加倍治罪。因为照你这等行事，大凡稍通法术之人，简直可以杀尽天下人民，我辈修道之人，直成天下人的刽子手儿。此风一长，只怕道教要消灭了。”长房听了，满心都是惭愧懊悔，半晌半晌不敢答辩一言。那道人又道：“再说你的事情，你因眼见自己妻子受人侮辱，愤而出此，其情也可以原。再